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沙元中

梅村集卷三十五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誌銘四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余友刑科右給事張敉庵諱王治以戊戌之正月二十四日偕諸兄葬其妣潘孺人於虗字府君諱翼之之墓而金孺人祔焉金孺人者故翰林庶吉士西銘先生諱

溥之生母也虛宇公元配陸孺人無子有子十人唯潘孺人以繼室生源與濬而敉庵最少三人者爲嫡出餘皆少室其前乎金孺人者有汪氏葉氏虛宇公之葬也先以汪從比玄堂之啟葉爲同窆而不得與金孺人並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且以不沒我西銘而推崇其所自出禮也先是敉庵官京師疏請葬親以例格不允比歸而謀襄事踵門來告曰先兄西銘成進士而葬我府君今王治叨一命葬吾母以及先兄之母則猶先兄之

志也先兄之門人唯有子在其界之一言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孺人潘姓家世太倉人祖父皆儒者有學行孺人在震而表嘉祥及笄而嫺内訓其嬪於張也贈君夫婦在養而庶子之出多母者在抱孺人專柔恭順奉顔色庀甘旨克以孝聞其厚前室之家也如己家字他姬之子也如己子外而門從姻黨下而阿保傔媵遇之皆有禮法族著且大中外無間言府君之兄司空公夙友愛而為左右所惎間孺人從容告其姒婦曰娣之於姒

以何親曰以兄弟親也然則第奴舍客以視兄弟誠有間矣他人以疎親獨不能使親親此吾夫婦過也司空聞之泣復歡好如初府君以執友王公無子命以巳子子之即𥙷庵也王公殁家亦浸落孺人迎其嫠嫂以歸在禮異姓不得為後其卒也或疑其服孺人曰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哭其又何疑焉府君晚歲不懌思諸子以文墨自奮孺人設家塾宿膏火窮日并夜述遺語以勗勉諸孤奇西銘之才獨憐愛之命諸兄與之齒曰若

無易此子為也金孺人天性謹約於輩流中素歛退而獨歸心孺人常教其子以孝雖析箸異居而晨昏罔間西銘貴賓客生徒奉膤酒執羔雁起居兩太君者車數百輛金孺人必推孺人先而已下之孺人所出三子皆才每兄弟同集篇章競進辨論鋒起西銘顧其坐客縣論天下名士輒屈指曰我八兄我九兄八兄謂源九兄謂濬也敉庵甫齔而孤孺人以屬之西銘曰若善教此兒哀此兒尤小也西銘横置一榻旁度圖書朱黄鈎貫

手指而口授之其於立身取友之道厚期待勤誘接嘗廢卷太息曰吾母老矣安得吾弟之早就一第以仰慰我母乎崇禎已卯孺人亡又三年西銘没金孺人傷心盡痛未踰朞亦至於大故從此師友凋亡陵谷遷改海內人士擬擥於盛衰興廢之際在兩母之没恫乎有餘感焉敉庵成進士官諫垣酒闌燈灺追憶西銘昔年太息之語而孺人已不待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初西銘之葬府君也張氏十子就列而三母帷乎堂壂而將事令

西銘無子有嗣子曰永錫而葉母所出二人質先也長巳先亡次京應也亦老病以此三母之葬皆敉庵及其同母兄主之君子曰孺人之訓齊異室足比同仁敉庵之志篤在原可稱不匱善哉足以為法矣抑吾聞之孔子葬母於防門人後至夫負土執紼亦為人弟子之道也偉業挾筴從師升堂拜母哲人既萎十有九年今者覩雙碣之巋然庶九原之可作南瞻其子北望其親在於吾師可云無憾而門人都講漬酒山丘松櫝之痛方

深蓼莪之章久廢江都子弟重經董相之墳沛郡諸生共詠桓釐之行能無泫然而已乎乃因敉庵之請爲之合誌而銘之曰

母也十子慈子曰百世師我刻此辭其繫後人之思者庶幾娩美乎鳲鳩之詩也

佟母劉淑人墓誌銘

大房山之下有佳城鬱然斗泉聖水蜿蜒趨之者是爲佟母劉淑人之墓淑人之葬也子江南右方伯諱彭年

方從政於吳季弟房山令有年爲書告兄曰呂望封齊三世葬周不忘本也吾家備旄車之族掌環列之官循墓大夫遺制三輔股肱山川完密莫宜於房邑自吾吏兹土行營高燥兆於僂佝而墨食將以月日啟葬塗於國門之外逆吾母之喪而堋焉方伯奉書而泣乃手疏內行謁銘於偉業曰先淑人之疾革也吾兩兄屬櫜鞬於南鄭彭年先亦受任肅州會家中丞建節河西避尊與戚官命未改擭淹久於私第適罹大故偕吾季鋪絞

紷視唅玉是天假其間少遑恨於終天也令兩凡還歸率諸子弟奉轜車穿復土百里之内外姻畢至彭年獨守官於南不敢越制徒跣以及於祖載庶幾下綍之石鑱懿行而掩諸幽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請累子偉業曰維公有恩德於吳之民公之母則猶吾母也敢用不文辭乎按狀淑人劉姓占籍寧遠衞處士雲封公女也其先元戎髙其勇爵父則壹行標其素風維佟氏遠自晉魏以來世著襄平之望釐爾嘉耦嬪於髙門繼亭公

通明高朗著令望於圭璋淑人婉娩温恭表芬芳於錡筥盥饋而勝御畢從廟見而宗親交賀崔盧儷其光華鍾郝侔其禮法矣其逮事王父母維齋公與李孺人也百歲壯容班壹之就邊屯牧九十徙飯虞譚乃家立養堂及爾尊章亦稱耆艾左飡右粥異室同堂贈參政西河公偕林淑人有子亦既抱孫親在口不言老一身井臼兩世晨昏君姑夙戒於雞鳴長姒敢休於燕寢洒漿腆洗趨代勤勞箴管鞶絲先時紉製此淑人之孝也相

我夫子夙夜不遑挽鹿車以御窮臥牛衣而勞苦士處世豈居人後君諸兒必大吾門敎之以方從其所好旣而漂摇風雨瑣尾山川鐵籠載而尊老以全雍樹馳而細弱乃免明智有餘提携不易天乎何酷命也于罹方百口之無歸又兩親之不禄流離空乏號叫蒼黄心枯墊隘之辰禮盡凶荒之日備物附身之無憾過時卒哭以猶悲此淑人之賢也冢嗣建邦勇不忘親危而致命敝無存之死逆者皆壑杞梁子之喪復之以矢割情止

慟收淚存孤得其死所童汪踦亦可弗殤雖曰無功子
千秋於今有後此淑人之仁也
王師南邁江漢徂征代馬嘶斜谷之風巴山望桑乾之
月二子嵩年兆年豈敢定居身許人而母在不遑將父
弟在軍者兄歸告我征人勤於王事趙奢當受命之日
不知身家羊琇處軍旅之間其惟仁恕不以餘年累汝
弗因吾故去軍此淑人之義也
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興賢育俊則有東都好學四姓

橫經元祐求材十科造士篝火佐芸窓之讀倚閭傳鎻
院之名績試方州才還望郡髙唐盼子之遺愛常山主
父之故城華髮從游輕軒就養子勤於政母教之忠黽
勉家風恪居官次何子平豈專禄仕雋不疑多有平反
𣴴致嘉聞克遵慈訓既朝廷布蓼蕭之澤而私門軌荼
苦之誠追念先姑陳衣綦縞何心主婦被服山河厲湛
露之遠敷已下泉之同歎於時方伯公改官武德擢任
并州厯次城頭神縈夢寐銅鞮陌上目斷禮帷王僧孺

之引騶清道悲不自勝顧元歎之高會趨庭傷心難再
攀闔門之楊柳望涿水之松楸枯魚銜索經霜露於三
秋哀雁填泥隔關河者千里庶憑彤管足嗣徽音徵諸
琬琰之詞聊釋栝棬之痛嗚呼淑人之内行方伯紀之
詳矣自其癸未生之歲七十春秋而方伯貴又七年而
棄養則其生卒也六子事有可書者五人上殤而名者
為定邦則方伯之弟而房山之兄也孫十三人國瑞少
孤諸孫為長瑋珩瑄璟璜琛皆方伯之兄子瓚瑛琇則

方伯子也琳璵琬則房山之子也皆冠之以國者著其行也謹最其餘行宗黨稱其惠也婣戚稱其睦也諸婦稱其莊也孫婦之既饋者孫女之已行者未笄者教之如諸婦也曾孫之在孺者撫之如孫也林淑人之女歸於吳者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殯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則其恤嫠逮下可得而推也偉業聞之自古興王之代必先世禄之家在我

本朝倂為貴族如西周之推尹吉東都之重楊袁非徒

峻秩雄班禮隆使相抑且文軒雕轂秩比鄉君顧鍾鼎之疏榮繇虀鹽之代匱猗歟賢母允也禮宗文通武達而子孫衆多男清女貞而姻親光寵德音茂矣福履綏焉猶有緒言不無遺戀雖幸萬石兒郎悉居官下終念伯仁兄弟未盡目前愍孫謂靡父何依舒祺哀此兒猶小崦嵫日短禾黍墳高冢近樓桑流水出盧家之灤山名木葉故鄉歸丁令之家偉業同病相憐有懷不寐風停樹靜聽宿鳥之啁啾石泐金銷望喬松之偃蓋表丹

青於弈世昭

綸綍於當年長沙人士文稱陶母之賢稷下書生筆誄

莊姜之行用狥方伯之請而為之銘曰

旄丘葛兮蔓髙城尾畢逋兮烏烏聲伊孝婗兮斯晨征

左抱姑兮右提孫號且踊兮蒼旻聞嗟往事兮何酸辛

河水漣兮恒山青被命服兮乘朱輪我有管蒯兮何錦

茵我有藜藿兮何鼎烹惟玉樹之森森兮慨予心之既

寧石闕兮髙墳玉珮兮輜軿望錦川兮夜月跂醫閭兮

秋雲噫嘻千年終古兮其永列於斯文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西安府長安縣人封驃騎將軍梁公諱孟玉之妻江南總兵都督同知化鳳之母也家本青門素族父以黃髮杖鄉少習端莊長嫺教訓明詩習禮親灞岸之蠶桑結帨施衿勞扶風之砧杵梁為舊姓世乃儒流銜茅兩版守北地之高風弧矢四方襲河西之餘蔭曰惟賢媛爰定厥祥德曜成皐廡之名伯鸞避世舞陰

保陵鄉之肖少府承家遂啟元戎適逢興運當其提兵牛渚築壘鳩兹為王事維棘之秋正將母不遑之日義宣絕裾溫太君之誓師姑孰功因剪髮陶士行之駐節丹陽為彰陟屺之勞封於石窌用報倚閭之教錫以延鄉以順治十四年冊拜為驃騎將軍夫人夫有爵而婦則從子既官而母以貴已而位躋上將略著全吳高牙大纛中權領東海之軍文駟雕軒內顧盡北堂之養沃洲之浪不驚方舟徐進下瀨之師頻勝扶杖何憂為將

愛民此乃吾親所教以身許國勿以母老為辭待興霸
以同餐賓僚誦德為張遼而下拜將吏趨風霜露不居
音徽遽謝乃以丁酉八月二十九日遘疾終於崇明之
府第距其生年辛巳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嗚
呼夫人孝敬共勤賢明貞慎劬躬壽後作法貽謀長子
鳴鳳為長安縣諸生次都督也由丙戌科進士蘭臺著
述孟堅為定遠之兄新息勳名伏波乃長安之弟附萼
競爽騏驥齊驅二壻則武達文通三孫並蘭芽玉茁孫

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襁褓為瓌奇異質婚嫁皆方雅名家無不義切杯棬禮修擗踊從者襲經而哀號居者見星而奔問於明年十月扶櫬西還舳艫之卒萬人鼙而路祭魚鹽之城百里哭以過喪馬鬛將封虞歌在道卜以某年月日葬於長安縣某地之新阡禮也都督公以金革變禮丘隴興懷甘泉圖畫秋風吹九陌之塵槐里松楸夜月照萬年之樹為之銘曰

定安之裔盖耳之門舉案風高慶及後人酒泉辭敕曰

余有母以茲教孝允文允武慈姥有山丁蘭有廟采石來歸板輿是導駕言徂東至於海邦扶桑日出峩峩養堂板屋之風婦女知義嗟季行役勉旃無棄爰告彤史昭示勿忘誰謂内則紀於戎行昔人所戒師還於墓軍行勿剪誦及行路今營高燥武庫之南佳城鬱鬱宰木九九秉氏加恩開封追命玄房雖閟温綸未竟高掩五尺旁置萬家凡百孫子德音不遐卜云其休元龜以食有如不信視此刻石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沂水孝廉劉君諱將以戊戌十月葬母耿淑人於邑之某阡而排纘内行介吾友維揚姚黄門永言為書來謁銘且致其尊人中丞贊皇公之命中丞諱應賔舉癸丑進士為吏部郎有聲常識余於京師者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為序而銘焉按狀淑人為婦為女而孝也中丞家貧東脩羊不足於腆洗機杼操作黽勉有無辛勤佽助既仕而歸傾箱倒庋上其裝於尊老洗手不名一錢耿

固方雅之族父為聞人門衰産落母畢以失明迎養匕
箸必親哽噎必祝飯含窀穸皆得其禮其仰事有如此
者淑人為母為女君而莊也中丞起家贊皇南宫二令
游歷中外庀内政識大體篝燈宿火以訓課諸子衣麤
食糲以戒飭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紉製酒
漿朐炙家老長妾奉其教令不戒而辦其御下有如此
者孺人為大姒為諸母而寛仁有恩也中丞有三弟孺
人處娣姒之間虀鹽井臼已居其先簏箱扃鐍已居其

後季叔早世慰其姑之哀以誓撫諸孤旣成立矣逮乎遭亂相失析著破家間關追尋經營收恤始終不替其恩焉解衣推食以賙給婣親折券棄責以賑施煢獨飯僧祝唄以大作佛事嗚呼淑人之内行孝廉狀之詳矣而最大者權璫之擅政也勸中丞以請急不挂於禍逆閹之犯闕也贊中丞以遠避不羅於兵嗟乎三十年以來黄門北寺之獄設械於前赤眉銅馬之亂張羅於後海内老成宿素保有家室妻子無恙如中丞者詎更有

其人乎詩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言擊鼓用兵之日求偕老如此其難也當淑人之過江也骨肉艱難道途鈔奪杜林載妻子於鹿車伯仁奉老母而南渡其勞苦可謂至矣中丞從安池納節僑居維揚者十年而後歸歸未朞歲而淑人至於大故孝廉痛其母之去國還家日不遐給有風停樹靜之悲廼後之君子感漆室之遺憂覽蒐裘之舊業於淑人之生返故里没遂首丘恫乎有餘慕焉昔魯義婦不以巳子易人

子齊人見而迴軍辟司徒之妻其避兵也先問吾婦與吾君終免晉師之難蓋齊魯山川完密風涼俗厚其婦女皆知禮義能賢明強固以措拄於家國多故之間若淑人者斯可以風矣淑人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有三子長即瑋也甲午舉人次為澄海知縣珙已前死而其季曰玠為諸生女一人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一門之內少長以齒孝謹不衰以故宦游燕趙流寓江淮遠近皆傳其家法為之銘曰

穆陵巀巀沂沭洋洋篤生淑媛誕於郰鄉郰鄉維何好畤之族爰嬪於劉荷天百禄青犢稱兵黃巾告變廣固無城碻磝不戰率我士女曰惟永嘉僑彼石頭比於瑯琊言旋還歸魯人宴喜如何不弔彤管有煒佳城鬱鬱山墮水旋朱虚之域沛國之阡顏母有林桓姜有冢樵牧斯辟松栝斯拱後五百歲前市後朝泰山刻石終古不消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孺人侯氏歸於秦秦與侯常州無錫之鉅姓秦之先其著者大司馬少保端敏公諱金端敏之姪曰永昌太守諱禾永昌之子曰大中丞諱燿載其清德世有壹行曽孫今封翰林簡討德藻爰自鄙戲卜兹嘉耦謂使侯氏撫有而室其後必蕃廼告諸中丞之廟而納幣遂啟賢子以得命於

朝侯之先其著者曰太僕寺少卿諱先春少卿之孫曰户部主事澹泉諱鼎鉉家門雍肅而孺人以生澹泉之

母王安人節母也孺人母華安人而又鞠育於祖母體自卿宗漸摩教訓生而柔靜而禮中外夙著嘉聞既饋而舊氏太學公早棄於養姑于夫人性方嚴孺人僂行却立箴管必飭腆洗以時燂湯藥問起居所以執婦道唯謹太學公喪在殯孤子有事於先塋而出鄰人適不戒於火鬱攸從之孺人號呼其家衆曰火有及乎帝者我死之遂舁以免邑之屬於兵也于夫人以孤嫠故子奉之以出大父母從諸叔在宅第故留簡討公既出而

復反孺人戒之曰君第往有吾在勿憂姑也嗚呼以是二者足徵其孝矣自太學公見背門緒中微澹泉公久次公車而未第孺人初入門荼苦是嘗漂揺是懼迺能御之以柔鎮之以静内以保其家外以禦其侮唯夫子之𢬵拄恐或瘁㵐躬也勉之曰丈夫貴自立耳毋戚戚家老長妾與聞其語者其稱孺人也曰居危能安以孺人之一身立乎二十年之前侯氏興而秦氏得以保全立乎二十年之後秦氏興而侯氏與之競爽孺人初不

以其父而薄自振矜繼不以其子而儆有充詘諸姑伯
姊與之游處者其稱孺人也曰在寵益畏居家卬有取
俯有拾絲麻管蒯賦事獻功具服脩以速父兄潔酒醴
以肅賔客無大無小必躬必親然猶小心敬戒不敢自
專進止左右夫子諮而後行服御鮮纂組之華簪珥絶
珠璣之飾俾倉有餘粟機有餘布則以班宗人之貧者
比閭無告篤癃惸獨生則賙之死則瘞之罔弗逮焉撮
其生平肅而勤儉而寛婉而能順睦而能恤孺人之著

於内行如此有四子長松齡次松期松喬松如松齡字
留仙年十九舉乙未進士官簡討出後大宗用
覃恩推恩所生如令典留仙之服官也修前人之德業
克自勉勵孺人貽書傳勅曰若勿以年少自多年少易
為人重亦易為人輕若當為其重者留仙再拜端誦同
官聞之亦為肅然益泰氏子弟在典謁之中即知艱難
無膏粱帬屐之習常因留仙冬夜呼寒正色責之曰若
曹賴先人餘澤令裘綿擁火而寒無以處寠人子徒步

行風雪中者留仙奉其戒至於今弗敢有斁嗟乎今天下年少取科第者乘堅刺肥盛衣裘僕從相誇尚故舊里閭凍餒為溝中之瘠曾不一瞬視且從而朘削焉彼父母恬有其祿養者比比而是也聞秦氏之風亦可少媿矣乎吾欲取之以示世之為母子者法焉孺人素無病庚子之秋留仙北行次子就省試送之至京口還家寢疾八月之十六日遂革距其生丁巳二月二十五日年僅四十有四留仙及介弟倉黄祖叫內宗外宗之

至者哭之加哀其葬唐灣山也送車數百乘婦女髽而
躃踊諸孫及甥以哀抱之里人之與執紼路而奠醊多
出涕者簡討公命其子以速銘也曰吾非汝母無以成
吾家詩有之將恐將懼唯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惟文字足傳有以慰亡者於地下留仙率諸弟以請嗷
然哭余因追溯先朝濳泉公初舉進士定交於職方吳
君永調之邸中永調吾年友親侯氏壻濳泉其內兄弟
益侯氏閫教自王安人以下余之所熟聞也吾母朱太

夫人精心佛乘構藏經閣於鄧尉山中同心佽助惟有于太君一人江鄉百里之間音聲相聞信施雜及緇素之口必以秦母吳母為先已而像設告成二母之軒車並至余家無主饋故莫從孺人率其冢婦介婦贊姑於伊蒲之席因以叙兩家世講留仙在館閣修少長之禮而孺人亦緣高堂雁行讓階而登吾母歸而稱其賢羨其盛未常不為之三歎也未二年而孺人卒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于太君亦以哭其婦而亡矣語曰日中則

昃月盈則食富貴壽考在人世不可以把玩余因銘孺人而讀其家乘恫乎有深痛焉留仙娶於吳繼娶於華吳為職方君弟之子華則孺人母黨也松期所受室曰黃繼委禽於鮑松喬之外家曰高松如之外家曰陳皆貴族簡討有庶出未名之子一以孺人沒後始生女四其三許嫁而殤禮弗繫於夫族其笄而行者一人孫男八敬然始然孝然廉然文然憲然其可名者也孫女四人當詳於世墓故不備嗚呼余覲乎秦氏宅日元堂之

啟佚諸百年子孫之應書者且繩繩無斁而留仙為孺人寧體魄刻琬琰若恐弗及余居兩親之喪逼外除而先大夫先妣之懿行所以圖不朽者將累當世能言之君子而尚有待也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其能無心焉推割而恧然其無愧汗乎用不獲已於簡討公及留仙兄弟之命而為之銘銘曰

維佚昔有母受旌以節表厥宅里崇臺綽楔維秦今有母推封以恩被之象服翟茀寢門斯二母者孫繩祖武

爰受介福實惟類我胡豐其遇乃嗇之年厥有良子靡不由天有汍者泉其流泚泚逵彼墓門莫知其止吾欲併禮宗祏祀之以告後之有彤史也

梅村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三十六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誌銘五

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羅氏楚之蘄州人贈大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山諱如岏之妻進士管江南漕務左叅政綋之母也首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忠攻蘄誓死設守得正而斃叅

政時計偕在都次子紱又先期遇害淑人號哭行求收公屍於骸骨撑距之中以待叅政之還憂勞成瘁不半載而卒得年六十有七葢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則殉夫也可謂酷矣人猶為淑人厚幸曰未沒於兵又六年叅政成進士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令贈孺人再以桂林府同知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數年間凡有覃慶大典叅政母子未嘗不在褒

寵中可謂榮矣人猶為淑人惋惜曰不及於禄侔業讀其家傳而嘆曰天地墋黷生民糜爛閨門婦孺以一身搘拄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哉當蘄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紱紱子晨初從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又一月而首山及叅政之長子旦初同罹於難蘄黄既全楚之望盧氏尤稱忠孝義門推厥本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之水空流宋廟之火久熄有過中郎之閭而弔其禮

宗者幾與共姬孝娥同其節概淑人生嘗荼苦沒被寵
榮烏頭雙闕且與豐碑宰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
而私紀可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繡軒公官藩府
書記從荆邸自建昌遷於蘄因家焉盧氏叅政之大父
曰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共里閈為世好繡軒任俠
能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碁酒尤相善南槐嘗遠游而
不在兩人共爽從者劒首山立於側南林撫之曰兒子
也請君女以為婚羅公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

南槐娶於宋有二子而母見背公生巳五年矣繼室以李氏無子視之如所生羅氏則爲愛婿蚤失恃其周恤甚有恩紀衆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也淑人年十九歸於公生長髙門母朱又宗家女也裝送爲盛淑人綦縞自甘紈縠弗御箴管鞶袠紉治必工爲人儉而莊柔而正通詩書能識其大義事髙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嚴寢門之内懾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氏之佐遣者又擬於女君勃稽語言易

生嫌間伯兄長姒爲之析産異居淑人則下氣怡色就養無方二十餘年能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之饔人膳羞脯醢倣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進而甘之舍是即投箸命徹淑人知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醬物珍物必致其美命媵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人性不飲自奉麤飯無兼味有潔癖盥篋匕箸必手滌而几席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僮指百餘計口賦食嘗御之以寬終歲不聞疾言遽色而內外奉其

規程莫敢狎玩嬉笑者其家法如此首山屢躓於鎖院淑人婉語相勞苦參政兄弟就外傅所以教督之有方嘗篝燈聽其夜讀至東漢宋弘傳舉弘糟糠貧賤之語以為訓又至寇準傳曰天下好用寇老兒為人當如此矣得參政丙子賢書信曰若宅日所就詎止此旁人睨之殊無驚喜容退而皆服寇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徙於城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陷公被縛矣已而釋乎執參政之子旦初昭初扶其母張淑人以免弟

紱則與妻子偕没淑人倉黄散有外戚熊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寇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别而爨昭初乗間逸旦初遂不知存亡淑人僵立壊墻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還之以其衣遂與張淑人偕脱嗚呼此二者孰非天為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殪又十日於江崖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叅政間道西還遇其孥於湖溪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以病八月之二十二日遂革其訣也猶以没身子手為幸

飯含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携帛中金則不能為䙅衾攺言之輒噭然哭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土門珠樹林首山藏骨處為別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周公葢祔君子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行也同穴之詩平世之所為作詛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陘之復以矢狐駘之弔以髽若首山公者所謂埋而置楬得土而已此窮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斂以時服懸棺而封故其

於公也有杞梁同絶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益變文以起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汎覽史傳每嘆天下多故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為抑沒傳者益千不獲一惟子奉其母婦奉其姑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為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節母遂以奕世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併著於後蓋造物若留之俾生者絶而復續死者隱而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

而啟叅政於身後豈偶然耶余史官也又嘗使楚於楚
事宜詳叅政令宦於吳為廉吏為孝子傳曰非此母不
生此子然則淑人之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

銘曰

鈷鉧原泉兮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穴洲
高兮銅零江小翠篠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若斧兮出
於湖墳三湘之哲兮八米之門糈奴龍子兮一日千里
伊誰貽之兮母之懷矣蘄春大澤兮狐鳴篝火黃巾城

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子兮婦求死夫毋使併没兮天乎何辜崩城隕霜兮匍匐喪亂斂䰟山丘兮夫復奚憾我刻斯銘兮用昭悠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姬孝女泯滅於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殉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人者天若有意留之不使之

併没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
郡丞陳君三石諱計長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
為請三石余友也泣而言曰吾妻獲邀
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巳丑年之正月六
日是為張獻忠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携細弱奔走竄
伏於窮山絶箐之中其得脱於萬一者翳安人是勉𣳾
持是賴今計長竊禄此方諸子克有寧宇而安人年已
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為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冢宰諱邦謨為望姓而癸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刲股肉進以愈年十七歸於陳欒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欒城有母曰劉太恭人年八十餘矣蜀道遠而欒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欒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安人長跽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政太恭人晨昏定

省則新婦事也益涕泣固請而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與兄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既聞訃而望國以哭則安人已踊而成喪自餘闔之奠以及於浴衣唅玉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欒城歸而詢諸左右長御知大小斂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召安人前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初君之舉賢書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多卒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欒城亡後秦楚有寇難蜀道梗

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拊髀自嘆安人寛譬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柰何以身蹈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禄以娱奉甘旨不亦可乎君從之得以一意閒居養志與其兄推則讓分遇凶札則傾囊橐以賑貸宗親里黨凡皆安人贊之也文恭人病目醫言得人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血漬之不使姑知文恭人臨没訣曰吾昔者不能視吾姑飯含以累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獲没身汝手夫何憾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而

受命嗚呼亦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月十七

距其卒已丑春得年四十有三即以其月權厝於涪南

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維世命世德世輔世壽

世皆庶出孫二幼未名也安人能訓長異室恩踰所生

諸子亦克盡其孝名世與輔世以貢為明經命世申庚

子四川鄉試餘三人諸生所娶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

也君挈子姓避賊自涪走黔之婺縣同年生酉充李乾

德雨然者懷其偏沅巡撫節間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

哭李公者智略士自其在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後走既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殺益憤結思報而與君相知謀起事以距獻忠安人從東箱微聞其語既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遭大難義不可以没没君儒者未常居官任事其材與地大非李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邦慎毋為世指名因顧視諸子曰君獨不為若等計耶君出而感推讓李嗛言巳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彊而敬君長者謀以妻子托之安人與君參語

許諾喜曰李公不負國而君可不負李公其勝於從李同死者多矣其後李公沒於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其第四子德世為雨然壻李氏弱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安人之言不徒以為其諸子也嗟乎豈不賢且智哉安人之厝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之言又曰獻忠蹦蜀棄骴之不葬者高於巴陵之堆吾妻得土為幸詎敢謀諸槅柎然以吾之流離白首諸子僑於異邦宅日者歸埽先塋人之壟以為伉儷謀同穴期尚有待惟即敢宮告哀

西望嗚咽於魂氣之無不之而已余曰吾聞楚蜀間好為哀些之辭今陳氏之述銘也語多惻愴請變銘體而系之以歌曰

涪水潺湲兮涪山巑岏虎豹喑喑兮風雪孱顏從夫木末兮哺子草間黃雀啁啾兮猿猱以攀丹楓隕葉兮血淚斑斑茍晝室之可免兮一身奚歎彼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壞土之猶在兮從姑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儻夢魂之可越兮寧愁間關亂曰已焉哉

伏波駐兮銅柱灘銅柱灘即馬援墹之水安人葬處馬鬣封兮西風寒望不見兮涕泛瀾蓴羮兮郫筒鶴唳兮啼鵑劉赤甲兮斥石刻銘辭兮千年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陵有二白曰明經夢鼎孟新孝廉夢鼐仲調天下之賢士也二白之母曰陳孺人亦天下之賢母也孺人以月日卒二子以父奉亭君諱某之藏祔於大父卜某阡以别葬而屬誌銘於余余與二白有三十年游講之雅

今年春仲調相遇於吳興古者朋友之親之喪遇諸道則為位哭余因以追叙三十年來死生契濶凡人子之憂及其母與母之不保其子者多有之矣以吾兩家遭時多難生事死葬僅而獲禮余衰且病猶得執筆誌白母之墓不綦幸乎孺人之初亡也大司馬合肥龔公為之傳余與龔公交於二白者皆最深龔公已詳述孺人之内行余將何以加諸無已請即其傳繹言之可乎孺人縣尉陳君忠藎之女忠藎官於閩而卒子幼自以長

女代其弟奉母以奔父喪年二十而嬪於奉亭君奉亭之父曰敬亭諱某元配張孺人早亡孺人酒漿滫瀡盡婦禮惟以不逮事其姑為恨敬亭沒執舅之喪如其父事繼姑厲孺人姑有女出已奩為之嫁姑病奉湯藥滌厠牏以將護之厲孺人沒執繼姑之喪如其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之所以稱其孝也奉亭好狥親友之急不以無為解孺人所生二男四女家又遭兩喪措据拮据匪朝伊夕有勸以家貧罷二子治制舉業者不

肯聽曰子苟讀書知禮何憂貧晝斥簪珥以為束脯資

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傳之所以稱其勤也孺人訓

子女以下逮僕御終其身無疾言遽容奉亭君病焚香

告天曰是有人父之責於其祖父願以妾代某之身奉

亭竟不起孺人號呼欲以其身殉念孺子無以成立則

茹齋脩竺乾之教者四十年勉二子以力修乃父之志

詩曰鼉爾女士從以孫子傳之所以稱其義也余覽范

史之傳黨人也先書黨人之母夫為人母未有不痛念

其子者也子以義死其母許之且告以死而無憾若此者為黨人難為黨人之母亦難當阮懷寧由逆奄之餘孽秉國難以竊政修二白生夙昔執言之憾而下之獄孺人聞二子之被收也色不變將誓以俱死而加慰勞焉然卒以免嗚呼宗社而既屋矣為僉壬者身敗名滅一二正流或以喪亂得全君子於斯時也未嘗不以黨人之已死者為悲而不敢以黨人之不死者為幸惟取賢母之壽考令終歸諸天道之可信而已白母之偕二

子以免也踰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又二年孟新共入太學母年八十徤飯無恙嘗以仲調罷其南宫薦孟新有事於廣陵母感疾危啜而二子皆未歸意中不能無戀戀者既而脫然愈是冬也仲子歸母懽咍竟日為加餐卒之夕偕寡女談笑如平時漏三下就寢俄起作不言女亟呼二子母持伯子手摩頂仲子抱母坐家人泣摇手止之遶而念佛母西北向正色跏趺而逝此其臨終正定淨土往生辨證無疑者余聞之不勝太息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覩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餘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亦七十有七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勿哭吾母親見幡幢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往生録中嗟乎余亦黨人也當二白獄急時引繩批根余自知將不免嘗恐聞此憂吾母不敢以告無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於北行吾母握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比冡

恩歸里再奉吾母匕箸者五年親視飯含終天無憾者皆出於

君父之賜其視兩白生之終事其母者實同有厚幸焉余既已詮次龔公之文又念三十年故交吾母猶若母故質言之以見兩家慈孝之道為無愧為之序而銘曰

子才也優僉夫是仇伊我母之憂母曰何尤百禄來求子行也壯四方是向伊我母之望母曰無恙歸來在養其生也有基其死也有歸遭時孔艱罄無不宜若此母




者垂百世其奚悲

王母周太安人墓誌銘

先王制禮後之人有進而加隆者其惟母服乎禮家云父在為母齊衰期者屈於其尊也今執母之喪不得以二尊之故稍有等殺雖然禮寧為其過無為其不及古者禮不足而哀有餘今之禮猶古之禮今之哀不及古之哀也古三月而葬父在而葬母者其父以妻之道行之為之子者衰服面深墨徒跣引匶扱衽雞斯以申削

杖之痛若此者其服不同禮同孝之至也今之人於致哀之道其果能盡歟否歟如吾友刑部郎中海虞王君楚先葬其母周安人者斯可謂之能哀矣乎楚先與父餘姚公喜賡同舉進士楚先筮仕十餘年既以親老得請餘姚公方在養而安人見背楚先將以月日封北山之新阡在餘姚公則葬妻也楚先則葬母也君子竊於此觀禮焉禮先殯而後葬安人之葬也先期楚先奉攢車以祖載柳池牆翣四面有章屋帟加黼罔不盡飾主

人祖括髮拊心辟踊自家徂壙匍匐而號者數里內宗外姻四方之來覲者數百人皆為欷歔出涕且曰王大夫之孝匪其母之賢不及此於是楚先奉餘姚公之命實來請銘偉業讀其狀有感曰河上之歌不云乎同病相憐此子與楚先之謂也夫悲者不可為絫欷憂者不可為嘆息聞吾友之哭其母子能無潸然承睫以追痛吾母乎當

世祖章皇帝之十載

詔舉遺佚偉業與楚先為同徵是時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病長恐不復相見吏趣上道急母子日涕泣目盡腫既抵京師與楚先言而嗚咽楚先亦泫然曰人孰無親即吾母未嘗不善病也予曰君父子同取甲第父處子出於道為宜君之母少於吾母者一紀及君仕宦之成將母未遲也此豈我所得而同耶歲月而往追惟友朋夙昔之語戚戚未嘗有忘今日者執筆誌安人之葬不自知其傷心而盡痛也安人七歲通孝經兼工

鞶褎箴管既長代其母以揞捂家政年十八歸於王事
君舅震穀公君姑張孺人盡婦禮餘姚公出為叔氏後
所後之母戴年少勵苦節安人左右就養能得其懽心
餘姚公窮諸生也束修羊不足以具甘旨又不能謝賓
客之過從朝夕所給咸出安人十指中撫育諸子辛勤
教督有機杼佐讀之勞有麤糲不飽之苦既貴辟纑布
素如平時斥衣食之餘以恤婣收族親舊之窮嫠者咸
以為歸遇媵妾御臧獲皆有恩祀於里巷則給棺櫝施

醫藥五十年依佛氏之教焉其晚歲也訓楚先以居官清謹不欲仲子之與物為競又使之乘時鼓勇以自進於功名其賢明識大體如此楚先追念生平艱難黽勉之故而痛其母之即世故哭之尤加哀焉嗚呼吾父亦窮諸生也吾母之事大王父王母以孝而教三子以成立其仁勤莊儉之德實有類於安人而偉業之事其母有媿楚先固已多矣自古賢母未有不顧其夫若子之富貴而富貴之無媿者尤難當吾父之有聲場屋屢試

不收而祖母湯淑人已老家貧無以為養吾母為予言之而泣予倖弋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憾於吾父之不遇也今王氏父子一朝並舉南宫薦安人之於其家也宗族親黨前為壽可以為貴盛矣人子之事其親孰有加於此者乎若夫遭逢世故進退維谷之日在楚先欲以完節畀餘姚公可出身為門户計而予於大義不得援此以為解自恨於當世無毫髮裨補徒以羈愁病苦之餘累吾母之倚閭長望而貽之以晨夕之憂然

則予之有負子職者捫心慚汗終天而已矣沒齒而已矣以視安人母子詎可同日而語哉安人卒於康熙丁未四月十四日詎其生年丁酉八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一子三人長澧即楚先也刑部郎中次渼丙午舉人次滑殤女四俱庶出楚先娶徐氏渼娶范氏孫九人爽棠雲槎澧出也世棐雲槃雲棨雲棨雲梁雲樫雲㵲渼出也爽棠雲棨皆諸生孫女四曾孫男三安人之七十也楚先奉

恩命以歸養再踰年而安人以卒嗟乎人子莫大乎親
視飯含雖以予之不孝藉
國恩以終事吾母庶幾稍有以自慰禮曰五十不致毁
又曰父在不為母滅性楚先之為孺子泣者亦可以有
節而不致於毁瘠乎是亦母心之所以即安也已為之
銘曰
哀也可以無容言也可以無文是少連之居喪而在乎
虞仲之城翳賢母之善貽兮用不匱乎斯人烏目其墮

兮尚湖以清我為此銘如燕雀之廻翔兮鳥獸躑躅而啾鳴噫嘻乎悲哉石以永存

潘孺人墓誌銘

吾友鄒討士袛謨狀其母黨潘孺人之內行來告曰孺人姓潘氏常之宜興人翰林簡討孫衣月自式之元配也衣月將以月日葬其父母於龍蕩之新阡而用孺人祔吾子既許銘其大墓矣敢并以請且曰孺人之父湖廣都司叅軍文臺公袛謨之外王父也文臺以周孺人

生二子三女既成立矣吾母則長女也周孺人晚又一舉得二女其一殤存者為最幼以此絶憐愛之當吾祖之以憲副治九江也吾父率吾母以從文臺公方隨牒官雅州道出九江周孺人携幼女與俱生八年矣吾母見而留之曰蜀萬里遠宦雅州又處蠻箐中妹方在提抱請為母鞠之以待母歸可乎周孺人曰吾哀此兒尤小不忍去左右雖然吾老恐不及見其成也事姊猶事母他日為我擇婚處於郡成以相近終且累汝母笑而

應曰諾越二年文臺公還自蜀抵荆州而周孺人卒又二年文臺公亦卒疾已革召吾母至榻前指女弟托之且理周孺前語吾母唏嘘受命以此孺人育於鄒氏又曰吾鄒與孫之先有道義之雅故世締姻盟先姑之歸封簡討公而生五子也以衣月為長吾祖竒此甥而愛之曰它日且早貴孺人之依吾母以居也為人和而莊進止皆有禮節先姑之歸寧也與吾母相愛孺人以女之道事吾母即以姪之道事吾姑姑相謂曰長甥而所

愛也盍以而妹為吾婦乎母若謙言不敢當者姑進曰
君家兩尊人之命不云乎近伯姊為幸吾家雖貧如其
近則莫予若也已母乃訪於潘氏而後從之婚之夕衣
月來逆内外姻交賀喜其得所歸也吾母施衿結褵持
其手為之泣痛父母之不及見也既貴以
覃恩與其姑並受封乃請於衣月願同過荆溪展父母
之墓潘氏自戶部郎直軒公為馬鬣封而文臺夫婦從
馬孺人之至也宗親會者車數十兩孺人翟茀副編環

珮之音瓈然里媼長老聚觀太息有泣下者吾母聞之喜且悲曰吾可報江州之諾矣逾三年孺人以病没於京師年僅二十有六生一子曰賢今長矣為諸生孺人之有京師行也别吾母如有慘戚不自持者既而訝曰得無有不祥乎其赴也吾母追念外家與先姑遇而哭之加慟今先姑亦已亡矣庶幾得子銘以兼慰吾母焉余曰婦人所難者貴而有子孺人有子與女矣其貴又早貴也而竟夭没不有命乎周孺人之没荆州也載輤

而歸孺人甫十齡委哀行哭道路皆哀之今孺人之葬
有賢也為之主同姻畢至於終事亦未為不幸也訃士
之來速銘也述衣月之言曰詩云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吾有事四方而孺子也長姑就一抔以寧其體魄今日
之禮吾知痛吾親焉爾顧於妻亦有傷心者惟其得祔
於姑反哭於寢為無憾而已矣余維春秋之紀卒葬也
内夫人外夫人皆書外夫人之喪或致或不致其葬也
或日或不日則各就其赴告之詞以為詳略今吾於潘

孺人之内行所不得而詳也而訐士為能文家且以骨肉故紀其事為甚備嗚呼狀則既以詳矣誌又安得而略諸此余所以狥吾友請而合於春秋之意也為之銘曰

蘭之猗猗兮生於谷中孰滋而培之兮不必於其土孰萎而落之兮不必於其風惟榮華之長在兮芬芳襲襲於無窮噫嘻是為孺人之幽宫

梅村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内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魏舯年

梅村集卷三十七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墓表 塔銘

卓海幢墓表

公諱禺姓卓氏字肖生別字海幢浙之瑞安人明建文時戸部侍郎忠貞公諱敬抗節不屈死與方正學俱夷族其子孫有脫者流寓仁和從外家之姓曰宋氏萬歷

中鴻臚寺鳴贊公諱文炎忠貞之七世孫也始以仕顯復其姓人𢌞知忠貞有後矣鴻臚娶於孫氏生公公之從兄弟曰爾康字去病曰發之字左車俱以文章負重名知交傾東南而公亦雅著才望時人莫能定其優劣益仁和之卓始大去病博學好屬文而左車才辯穎悟兼通佛理其所持説雖碩學名僧莫能屈公傾心好之日夜叩擊不倦乃同為北游居京師五載屢試於鎖院輒不利歸而讀書武康山中益探究為性命之學先是

公弱冠便有得於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江重良知頗近佛氏之頓教而源流本殊後之門人推演其義以見吾道之大於是儒釋遂合公既偕同志崇理學談仁義而好從博山雲嶠諸耆宿請質疑滯雖發自左車要本其師說然也公之為學從本達用多所通涉詩詞書法無不精詣即治生之術亦能盡其所長精彊有心計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歲所入數倍以高貲稱里中客謂左車曰君與君之兄同講學而獨以貧者何也左車曰白

圭之治生也以為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之夫知勇仁彊此儒者之事而貨殖用之則以擇人任時彊本力用非深於學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學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為善里中嘗斥千金修橋梁之圮壞者歲饑出囷粟所全活以百數彼其餘吾儒義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說深有所得豈區區焉與廢著鬻財者比耶既而公之子辛𢍰用高第入為秘書院編修公貽書敎誡之所

以修身心勤職業其道甚備嗟乎富而不溢貴而不驕
左車之言益信而有徵矣夫忠貞之裔湮滅不可知者
二百餘年而去病左車與公三人者始以文章發聞於
世可謂盛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左車竟淪沒窮困
以死論者且謂天道之不可信而公卒以其子貴享後
福然則天所以厚忠貞子孫者詎可量哉當方正學收
族之日一二賢者竊其幼息以免忠貞遺孥得脱史雖
不載其事保舍匿藏要自有人今正學之世未顯而卓

氏遂昌亦可見忠臣之必有後足以慰諸人於地下矣嗚呼忠貞之徳可以百世而公能上繼祖烈下啟來肖苟不書其行事以告天下則無以昭示乎後之人乃鑱諸墓石公二子長燮即編修公也次方清庠生公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月日偕原配張孺人合葬墓在武康縣之河圖村婁東吳偉業述

保御鄭三山墓表

余嘗讀戴元滑嬰寧傳見其人粹然儒者又好為名僧

耆宿之游蓋自疵癘夭札刀兵水火之並作善醫者非原本儒與禪講求乎天人性命之故俾人聞之者身心正定煩惱破除則其藥石之所奏不足以發膏肓而理癥結求諸今人若保御三山鄭君斯近之矣鄭之先始於司空公為宋天聖間名臣建炎南渡武顯大夫有扈蹕功賜田松陵子孫習外家李氏帯下醫遂以術著其別祖之顯者在宋曰學士忠惠公丞相忠定公在元曰所南高士君堂構於程朱之學和緩之技咸有師承相

傳五百餘載為士族為名家君自少攻詩書鏃言行早孤居喪能哀仲兄病刲肉以進人皆曰鄭氏有子長身美鬚髯溫良樂易一見知為通人長者其於醫也發揮精微行之以誠心惻怛名乃益起千里之内鉅公貴游輜軿接跡書幣交錯於庭君造請問遺無虛日窶人蹁𨇤傴僂行過者手注善藥以去視之必均性不喜入官府有顧交者必見重始終不干以私居嘗刪食疏為章程然中厨日具十人之饌高人勝流明燈接席評隲詩文

書画為笑樂子弟守循墻之禮端拜詳視得義門之餘
風修先祀以收族婚必告喪必訃周恤具有恩紀宗人
農部公庶子自其沒後始生鞠育教誨之者備焉同里
負重名者曰楊徐兩先生身殞家破所知皆亡匿君非
前有一言之托以巳女女其子孫女女其孫處田宅謀
膏火成就其門戶徐之長子孝廉屏跡山中不交人事
嘗抱病且困君急拏舟往訪見突烟不起奄然壞絮敝
簀中為之泣手和藥解衣易粟割半氈充卧具孝廉乃

張目能視起而録其事曰更生他若指困賙寓公之急推宅慰謫宦之窮為粥路人脱驂舊舘不可悉數此其儒行之坊表者也君事雲棲蓮池和尚為幅巾弟子於武林石公為同參晚扣擊於張司農靜涵居士以研究法乘有弟曰士敬余同年生襲浮屠服以避世講道論藝學者奉為經師人師君朝而率其孫榔聽士敬演大易一章夕而偕士敬從靜涵受般若妙義所居杏閘西近永定舊刹名賢古德所游處傷其蕪廢揮斥數百金

擔荷修復偕曹村相國結同善之會誘掖勤懇施者坌集君嘗謂人上藥養性中藥養生醍醐以為參苓棲稚以為箴砭去其陰憂蠱惑之疾予以歡喜利益之方彼且忽然汗霍然已我則不居功不尸利富者教以營像設飯伊蒲貧者敎以掩骴骼恤𣪘卵皆不期而至不速而成年七十餘矣三春而眠雞鳴而起搰搰然若有不容自已者畢餘景以護末法回塵勞而入種智飾巾正定知命篤終末後證明歸諸解脫緇素合掌讚歎一以

為醫王一以為長者此其禪觀之撈籠者也余每見世之士大夫困於吏徭賦役之煩在杜門學佛者為尤甚即其親黨故人義相收恤者不能黽勉佽助而營齋利生恒詘於力之所弗及若其棄家室毀容貌雖或大人長得其徒相與叙統系爭壇墠以屈辱之庸兒俗媼見其疏經詮教規重矩疊苦難知而避之若浼不得與一知半解者同其利養是儒者窮儒而禪者尤窮醫獨出入儒與禪之間其地位可以權巧其交游可以牵勸急

難死生捐金援手伽藍塔廟鳩財庀工在今日唯醫之力饒為之顧獨難乎其人君則其人與術相值而適會乎其時願力廼有所成就然則通儒與禪之窮者莫如醫又莫如我三山之為醫也嗟乎苟不為三山士君子之不振於斯世可勝道哉余與君為中表往來游跡甚多間嘗記其一事登靈巖共謁吾師蘗庵蘗庵乃楚魚山熊公也楚有何先生者在坐先朝為淮南倅因流寓其土而過吳徒步訪師師命寓君舟還郡遇山村君登

岸逌返出十金曰此村人所以貲藥囊願以為何先生壽何先生之過吳也因故人為吳令不得見困甚籍君金裝以歸夫以余所偶見如此則其不見者可得而推矣若三山者今復有其人乎君諱欽諭三山其字晚自號初曉道人子二長共亮次之洪亮早世之洪能養志先君四年以卒余所表其墓曰鄭孝子者也孫櫛醇謹有學行能世其家余既論次君行事進而求之所南先生似乎首陽柱下之不同然君子之道或黙或語汨泥

揚波葢所以救世也歸潔其身而已矣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南有焉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三山有焉所南之書埋之絶壑之下君之碑刻之高原之上後三百年當有知其人而為之慨歎者是為表

先伯祖玉田公墓表

傍石湖而西不半里為梅灣余伯祖故福安縣縣丞玉田公諱諫之墓也余家世鹿城人自禮部公以下大叅鴻臚三世皆葬於鹿城公為鴻臚長子次即贈嘉議大

夫少詹事諱議余祖也又次則諱誥偉業四五歲曾及見之老且貧衣食於卜肆余祖嘗抱偉業於膝顧叔祖而嘆曰爾知吾宗之所以衰乎三世仕宦廉吏之槖固足以傳子孫爾伯祖實主其家用之為飲食裘馬費産遂中落余與爾叔祖庶出也少孤故皆貧余祖亡後祖母湯孺人每談及鴻臚公時事輒言嘉隆中鹿城有倭難伯祖自以私財募兵千餘人轉戰湖泖間兵敗左右皆沒得一健卒負之免家遂以破其遷吳門也買一故

宅啟㿁甎下有巨穴見金䌷絁棺朱砂題畫乃故王公
葬處以是邑邑不樂得病死有子而殤一女不知女誰
氏吾家自移婁東彼此不往來四十餘年矣偉業後十
年成進士於吳門遇三山鄭君曰余姻也詢之則三山
之兄曰某者為伯祖壻余姑尚在也偉業乃具禮幣拜
見則年已七十三泫然泣曰猶憶會鴻臚公葬時曾到
鹿城見二叔今已六十年不通家問二叔謂吾祖也歸
而告吾祖母湯孺人孺人泣吾世父與吾父知之亦泣

泣年六十始識有伯姊也相率至梅灣墓下再拜哭且加封樹焉嗚呼甚矣吾宗之衰也自曽祖以下不三世婁東去吳門不百里而門戶凋落子孫分適他國吉凶婚葬訖不相聞即梅灣之一坏土使非有鄭氏者識其故處則蔦葛蒙薈狐兔竄窟逵塍棨莽之間若堂若坻者忽焉過之且不知為何人之墓而何以示子孫惟有刻詞於石表之於阡以明鄭氏之德而識余之愧俾後之人知宗法之宜修也吾姑後三年以卒有二子以其

一從吳姓主梅灣之祭祔葬者爲繼伯母查氏而殤子諱闕冢在其左其陸氏從葬則吾姑生母也元配伯母闕孺人先伯祖幾年歿猶葬鹿城云

誥封吳母孟恭人墓表

古卿大夫之獲内助者匪僅國政於軍旅有裨益焉詩秦風之詠西戎也用武之道備矣終之以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君子讀而嘆曰美哉國之所由興乎自昔運會之將至精明強固之氣不獨男子

也閨門婦孺交相黽勉踴躍於軍興之會繇今觀之若吳母孟恭人者其事大有關於民生國故可以墓門之石弗之著乎吳氏山陰大司馬之族世為著姓後遷遼之清河恭人清河指揮使德清孟公之女共嬪於吳為贈中憲大夫越川公諱某之冢婦今御史按察司使匪躬公諱軌忠之配而知無錫縣事興祚字伯成之母也當

國家王業始基吳氏孟氏實共執櫜鞬以通婚媾恭人

事其君舅君姑腆洗必豐箴管必飭遂以孝聞匪躬公好結納狥然諾不問生計恭人篝火紡績資給之無乏處危疑之時爲親黨畫可否多中越川公曰微孟氏婦無以寧吾家逮乎天下大定匪躬公出牧畿縣入擢西臺官守言責恭人之助居多最大者無如閩漳南楚西山之二役公之由御史出參政於閩也漳南首被冦我師之調集者數十萬其倚惴惴弗及恭人内率其媵妾傔從外命其縫人膳宰竭晝夜以就功於是乎縵纓鎧

扞蝥登葦舄所以犒士也稻醴粱糗牲牷餼牽所以醳兵也皆取諸宮中而給之勿以累民且亟謀諸公曰嗟沿海之人詿誤於賊者非下令招之諭以禍福將惶惑無以自歸諸將之執俘者萬數

王師弔民伐罪此屬誠何辜亟宜請

王命脫其縛暴露也為之居餓莩也予之食仳離也還其親屬俾得保聚公如其言行之恩及一道矣楚西山者暴師於窮箐絕坂之中人負斗糧十日而後至三軍

之告匱狎聞公方受命督楚餉憂之不知所出恭人策曰亟發取府之緡錢藏帛吾率執鍼之屬紉為縑橐用襁負於軍所士賴以濟嗟乎此二者皆所以佐軍也而恤民寓焉漳南之資糧扉屨既民不知勞若西山則驛騷固不免矣然使羣有司之在事者一推以恭人之心則楚人不至重困而當時如我公者不多見也噫嘻恭人之賢豈不難哉恭人三子長伯成也次興基又次興都伯成凡三娶元配韓氏繼李氏再繼以孔氏生子幼

未名也仲娶於于季娶於萬各有子一人孫女共四人
其許字皆名族恭人年六十有七墓在京西之山原曰
龔村其細行詳於幽堂之銘故不載初伯成令無錫而
恭人南就養將東都亭威儀甚盛踰數月辦嚴北發伯成
牽裾請留母正色勉之曰魯敬姜之教其子也男女效
績愆則有辟我孟氏也有弗聞乎修若職庀若政此乃
為孝何必朝於寢而夕於側耶伯成再拜受所戒弗敢
言既行未浹旬而訃至祖括髮而呌曰天乎自吾始筵

仕萍鄉有萑苻警而大寧山縣地被邊皆不克奉母從
惟沂州魯之南境而錫山江南又以家京師未畢正臘
而遽返今者視絞衾奠餘閤屬之兩弟而羈一官於斯
土吾之生其不如死也已偉業聞之曰甚哉伯成之孝
也雖然先王制禮不可以過也父在而為母滅性乎且
恭人可謂不沒矣夫以孝慈共恪之行又出之以佐軍
事而勤恤其民若此以圖不朽夫復奚憾即伯成稽首
曰子宗老也請以一言累子偉業熟於大司馬之後誼

最深自少同舉進士直史館晚而與伯成游伯成之母猶吾母何敢辭抑吾聞之先王為治卿大夫妻若母之賢者必表著之以風厲天下今吳氏忝世臣而恭人備有懿德

當寧修開代之史偉業裒且廢曩者曾與覩乎故府今奮筆書之者詎獨為其宗人已乎乃修不文之辭俾刻而表諸墓上

香山白馬寺巨治禪師敬公塔銘

如來以虛無爲宗眞實爲義其有出世爲人與頽舉廢

者揆之甚深微妙法機用相等我吳鄧尉聖恩寺剖公

壁和尚建大法幢尊勝殊特所度弟子各坐道場遠者

台宕蘄黄之間精藍巨刹千里列望焉邇若巾瓶弗離

鐘魚互答相去一牛鳴地無如穹窿之海雲香山之白

馬海雲起自道衍少師白馬則始於支公其後有道清

禪師實萬峰之法嗣香山分鄧尉支隴而聖恩原本萬

峰故命巨治教公主之修别院復祖庭也巨師既委順

觀化嗣法門人正道件繫行事奉剖公命以塔銘來請
偉業皈依和尚仰見其擔荷大法囑累後人續佛慧命
世相遷滅不常十餘年來得法上首六人示寂白馬則
尤其龍象蹴踏所恃為金湯者也烏可不勒梵行昭法
派以垂示來兹乎師諱濟教巨治其字毛姓也揚之泰
州人父古莊公有壹行母沈氏生師茁豎穎發氣骨不
凡早歲厭薄塵勞父母見背捨家入道學於其族之為
浮屠道者西山寺深林茂叔父行也先朝神廟之世詔

集有道高僧證戒於五臺江南觀法師者與馮膺紫衣之賜而茂公出其門師年十八薙染為大僧從觀法師開講於天竺於雙徑廣通大藏尊經已而蟬蜕文句思証覺海闢三峰漢和尚唱臨濟宗旨於鄧尉杖策往游漢和尚者剖公之師海內所推為三峰禪也和尚一見契合迎謂之曰汝挤得五年往即留單師應曰古人挤這一生何論五年遂留侍左右服勞執苦朝夕弗懈禀戒入堂為悅衆上堂晩叅和尚舉鵓鳩樹頭啼語言下

有省和尚誠以古德行解相應方堪入道師盡心供職一衆悦服漢公入滅剖公開堂之日舉為監寺當是時鄧尉緇素坌集日有千人而經寮齋室規制未備師内營資糧外接賓客十年之間威儀肅給信施填委湧閣飛樓宏敞嚴飭凡使三峰之道揚於天下者剖公之力師為之也空有一徹照用兼收猛求向上一着朝咨夕叩既接源流受信拂䙡法師亦取所賜紫衣為贈出主香山草翳木荒敝屋三楹不蔽風雨乃剪林莽乃剗巖

鑾度地鳩工簡材陶甓未幾而寶坊矗起四方不祈而薦貨不命而獻力以遺於成師軌行方雅質性溫醇與人言煦煦然誘接初機惟恐弗及撈籠薰染罔不嚮赴說法授戒千僧禮足拈錐豎拂四衆趨風住香山之十有闕年為辛丑八月二十八日報緣已盡沐浴更衣作偈示衆曰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無生國泊然而逝得度弟子首戒雪即正道也次曰法印宗曰天句玄曰千齡載曰化燈用曰二非合共六人

所著語録二卷行世正道既以師命繼白馬席爰率同衣於甲辰八月二十五日瘞靈骨於香山西麓遵遺意也當道清開法之初有梅泉湓沸於山顛湮沒已久師至而泉於舊處迸出甘冽異常流細而供不竭中峰蒼雪澈有細流引到泉盈罄空鉢持歸雪滿舟之句香山以為勝事夫白馬始於支公以余所見若中峰蒼師者深究竺墳旁通孔籍亦近代之支公也道林偕王許為山澤之游百世而下風流可想蒼公沒踰十載而中峰

鞠為茂草識者過之太息當今海内尊宿如鄧尉靈巖靈隱三四大老皆性相圓通了無窒礙後生淺聞薄植掠知見而護門庭世俗靡然不復知有天台賢首之旨經臺講席抑沒而弗振斯非末法之可憂者乎巨師之從剖公游也建傑閣以奉尊經實轉華嚴藏海而與蒼公有異常之契此其真實妙義有不墮於空寂者矣是可銘也銘曰

維臨濟之印歸乎戒定用絶鬬諍師守其客令契於真

乘非相非性光明如鏡慧珠圓映斯之謂清淨維鄧尉之宫湧乎虚空聲聞鼓鐘師相其成功遷於别峰有栝有松丹樓如虹寶鐸吟風斯之謂顯融佛法西來至乎東夏修多羅藏馱以白馬夐矣支郎道德風雅後千百年紹跡者寡有大尊師厥稱巨治不離文字坐証般若大聲一喝震彼聦啞頑石潛通飛泉高瀉栴檀香林青山白社靈塔歸然雙樹之下法雲布濩道風瀟灑覺性爲眞報身寧假權實同歸有無交捨刻兹銘詞用告來

者

炤如禪師生塔頌

吾郡西郊華雨菴炤如禪師俗曹姓諱洵字元孟祖為魯川先生偉業外王母之父魯川著書數百卷其論浮屠氏與孔子之道合炤如繇諸生出家先後一揆識者稱之年七十有二乞言於余銘其生塔若以秘演浩初有托乎文字以傳者余遜謝不敢袛以譜系渭陽傷心風樹同登正覺有感夙因合掌作禮而為之頌曰

佛說大報恩左肩嘗負母經歷千餘年恩深難報故以是作思維母上更有母乃至其親黨恩愛總不殊譬如娑羅樹葉葉本同條譬如瓔珞珠絲絲自相續吾母朱淑人曹乃所自出始余六七歲得見外王母嘗用兜綿手摩頂在膝前阿甥汝當知我父循良吏上書忤時宰拂袖歸田廬理學專門家孔氏水乳合諸方大尊宿推重惟魯川敎律與論藏一一手撰述吾母時諦聽大發菩提心晚受具足戒修持二十載名山構傑閣虔奉修

多羅幡幢紛五色親見如來迎末後勘辨明往生安樂國霜露漸以攺中表日以凋朱曹兩姓人屈指存者幾有一大比丘其名曰炤如住錫華雨庵精修木叉行皎然紹靈運智永嗣右軍是為魯川孫儒釋合而一少年好詩酒有聲諸生中南適閩與甌西過伊與雒長揖謁卿相高論傾賢豪相贈千黄金棄之若涕唾歸來橐如洗客至貧無氊趺坐惟一床瞑目思萬里雒城佳麗地冠蓋羅王侯兜率天王宫雲霞結成綺黄流俄岳注平

地起龍蛇千尺妙高臺遷變若泡影無諸越人市琥珀珊瑚珠白象栴檀香黄犀金孔翠刼火忽燒灼委落恒河沙七寳蘇迷山刹那成瓦礫微塵具世界世界為微塵普視閻浮提當作寂滅想緣此棄妻子薙落為浮屠梵夾手自詮薰心兼注耳惟有妙法華是為經中王藏通別圓義開權而顯實無二亦無三融通歸一乘繕寫貝葉文六萬九千餘音演第五時光週三法界妙義已充足廣攝信解門稽首龍樹尊證入雜華海悉心念厥

祖多聞大總持遺書雖散亡般若烱然在百年種佛智
宗肯留家風重以文句身而修秘密印我初念舅氏逃
入於苦空比悟清淨因身心大饒益却恨煩惱障八萬
塵勞纏浮名若空華世慧如利刃歸命大慈氏法乳甘
醍醐佛恩與親恩昊天同罔極師共勤接引覺筏開迷
津三世諸眷屬共成無上道

梅村集卷三十七